

种兰花和养兰花,在我这里既不是一时兴起,也非有家传家学。

说来也怪,在我们家,从爷爷开始,都是男人在伺候花。爷爷当年摆弄最多的两种花,一是菊花,一是剑麻花。菊花是野生的,天气一入秋,漫山遍野金黄黄的,爷爷会一朵朵地掐下许多,将乘凉用的竹床铺上报纸,再将菊花摊在上面,摆在阳光里,待晒干后,放上几个枕头,给冬天里免不了会因烤火而上市的家人們去除心火。生长在房前屋后的剑麻是爷爷亲手种的,那高大的花茎如同美玉雕成。爷爷将上面的花瓣摘下来,放在蒸笼里大火蒸上一遍,晒干之后,继续用蒸笼蒸,如此反复三次,才用半斤瘦肉一起炖上一罐汤,说是喝下后能治头痛头晕。父亲退休后,在他的小院里种了一些花木,每年春节团聚,子女们一进家门就对着那些花木指指点点,盘算着节后离家时将其带走。其中的一棵蜡梅,一棵红梅,一棵栀子,还有一棵桂花,后来都被迁移到武汉,种在我的院子里。父亲种得最多的是茶花,备受家人喜爱的那棵,至今仍十分茂盛地生长在大姐家,每年花开时节,姐姐和姐夫必定要拍上几张照片,发给我们欣赏。

在我们家,第一个养兰花的人是弟弟。晚年的父亲常对其他子女说,弟弟伺候兰花胜过伺候老子。有句话说,爱兰花的人心地都很好。弟弟正是如此,特别有孝心,我们家和弟媳家一共4位老人,前后十几年,都是弟弟没日没夜地陪伴到最后。抱怨归抱怨,当着大家的面,弟弟每每用手帕一片片地擦拭兰花的绿叶,父亲默默看过去的眼神里充盈着的怜爱,既向着弟弟,也向着兰花。

那时候,一到四月天,三三两两的少女们就提着小小竹篮,从周边山上下来,一路飘香进到县城,站在唯一的十字路口,用方言声声叫着:卖兰花哟! 脆嫩的女声随着春风荡漾,满城尽是沁人心脾的幽香。用红丝线捆扎的兰花花箭,10枝一小捆,只要1元人民币,后来慢慢涨到2元,无论是1元还是2元,用不了多长时间,就会卖得一枝不剩。

编辑是个古老的职业,某种程度上,书籍的历史有多长,编辑的历史就有多长。从抄本到批量印刷再到数字化海量投放,当作者身份与发布者身份分离时,编辑的作用与地位便开始产生。今天,无论是纸媒还是数媒,只要读者读到的是众多复制品中的一份,那大都是经过了编辑之手;人们以为看到的是作品,实则看到的是经过编辑这只“看不见的”手”编辑加工后的“商品”。作者或因作品而伟大、传世,或因作品而被讽刺、被差评,而编辑则常常被忽略、被遗忘。所以,在我国,编辑的角色有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形象比喻。

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甘苦,有些是甘多苦少,有些是甘少苦多;有些能苦尽甘来,有些往往是苦尽苦还来。但世界上似乎没有只苦无乐的行业,也没有只乐无苦的行业,只是苦乐不均而已。

编辑也不例外。要说编辑的苦,大概有四。一是工作单调。人们误以为出版单位编辑很幸福,因为编辑有很多书可以看。实则不然。看书人是喜欢的书就看,不喜欢的书就不看,可以看一半就扔掉,也可以看两眼就扔掉。但看书稿不是,因为看书稿是你的任务,必须完成。青灯黄卷,漫漫长夜,编辑有时需花数月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编辑完一部或一套书稿。“看书稿”是通俗的说法,准确地说应是“书稿加工”,其实与工业品加工有相似之处。凤凰出版社“江苏文库”编辑部6人,10年须加工3000册《江苏文库》书稿,过程很苦。二是收获与付出有时并不匹配。很多学术著作、科学著作、古籍整理出版后,因为发行量少,经济效益不佳甚至亏损,与编辑付出的心血完全不成正比。基于出版行业对社会效益的追求,这些书稿仍需出版。编辑投入大量心血,回报很少。三是压力大。即使历经严格的三审三校流程,有时候也难以确保书的内容毫无差错。三审三校只经过数人之手,却难以逃脱成千上万的读者之眼。最后,现实中很多编辑终其一生,也只能停留在普通编辑岗位。

不过,只要你是位用心做事的编辑,也会体会到自身和行业的很多乐趣。首先,编辑能够结识众多作者。很多作者智慧非凡,编辑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,可深切领略到他们身上强大的创造力和优秀人格。套用钱锺书的说法就是,编辑既吃到了鸡蛋也看到了母鸡。其次,很多书传承百年千载,责任编辑之名永刻书上,编辑便有幸与作者一同不朽。再次,当书籍发行顺利、畅销热卖时,出版社在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,还可以创造令人吃惊的经济效益,促进了图书市场繁荣,提升了文化产业发 展,带动了就业。而且,作者和编辑同样都能获得较高的收入。古今中外出版史上靠版税致富的作者,以及因图书畅销而显著提高收入的编辑不胜枚举,这大大提升了编辑的生活幸福感。编辑的最后一乐,当来自读者。很多编辑都有这样的体会,当自己所编图书受到读者的好评乃至追捧时,其乐趣有时候并不亚于作者。

养兰花和种兰花

刘醒龙

当工人时,只有上夜班才能赶着下班买上一两束,那些上白班的,下班后就只能闻一闻黄昏时的少许余香。受此感动,曾经写过一篇习作《卖兰花的少女》,发表在黄冈地区群众艺馆主办的四开小报《赤壁》的头版头条,只是篇名被改为有效犒嫌疑的《兰花女》。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公布后,春暖花开之际,成群结队的少女忽然不见了,卖兰花的换成一些形迹可疑的中年女人,地点也变成了菜市场。很多年后,自己在院子里围出两块兰圃,种上武汉三镇难得一见的兰花,弟弟见了什么也没说。又过了些年,当我开始用花盆养兰花时,弟弟才开口提醒兰花很不好养,他自己现在除了几棵君子兰,别的兰花都不再养了。弟弟的意思是君子兰相对好养一些,我却没有认可,潜台词是对“疯狂的君子兰”的反感。

种养兰花这些年,不知不觉中形成一个习惯,冬去春来之际,会指指点点地数上两遍,第一遍是数这一年种养了多少兰花,第二遍是数这一年种养的兰花长出多少花箭。还有一个不曾与人言说的原因,就是盘点这一年间,特别是高温高湿的夏天,因为没有照料好,不幸枯萎的有多少。最初的时候,兰圃中的兰花生长极好,时逢花季,半个小区都是它香气弥漫的范围。随着房前屋后因公因私不断地修缮改造,哪怕站在兰圃旁边,盯着施工人员的靴子,也挽不回被践踏的命运。今年3月初,寻得两棵树,第一棵是石榴,有朋友自告奋勇来帮忙,树栽好了,代价是不少兰花也化为泥土。第二棵是金银花老桩,我不敢再惊动他人,提前一天,

将兰花挖起来,放置稍远处的桂花树下,再挖出一座深坑。等金银花老桩到了,亲自动手栽下去。待一切全弄妥当了,再将兰花移回来,栽在老地方。隔夜再看,原本就已经长出来的几枝花箭,明显蹿高了不少。

在地里种兰花,看法几乎一致,只要不是人为祸害,一般不会有大问题。换成花盆来养兰花,有多少人说不好养,就有多少人说好养。说好养的几乎全是山里人。在山里人看来,兰花生长的地方,要土没土,要水没水,却长得活色生香,与任何一种庄稼相比,都要容易许多。旱地作物怕涝,水生作物怕旱,还有既怕旱又怕涝的。长在荒山野岭上的兰花,大旱三年过后还能应春风之约岭之即来,苦雨三秋落尽仍旧可以随万物重新复苏。说兰花不好养多数是城里人。并非受到古典诗词熏陶,才将养兰花当成修身养性的头等大事,很多时候,兰花在城里人心中的道理,是对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环境中的一种悖逆,是对周围世相的暗自纠偏。那种将三两根植株养在精致的花盆里,放置在离得最近的身旁,一心一意守候着兰蕊绽放、兰香散发的人,必定有着难以言表的心意。如此,不能不说,养兰花恰似养人,城市里看似方方面面挺好,乡野中貌似这这那那不如人意,活起人来,往往会大相径庭。

关于兰花,我越来越看重那茂密的一丛。种在兰圃里,养在花盆里,都是这样。所谓孤芳独赏,指的是兰花寻得时就带着花箭,只要两眼盯着,用不着伺候也能绽放。那些只有一小撮,看上去十分孤傲、十分清瘦,摆放在任何地方,即刻就显出十二分排

有了太湖，苏州就活了

朱文颖

太湖边有花山。20年前,或许还要更早一些的时候,我走过两次花山。

只记得其中一次是盛夏,走到山腰时已是阳光灿烂;临及顶峰,烈日更是照得四处一片白茫茫……那时上山的路很不好走,在午后的阳光下,这南方温润的山竟然有种始料不及的峰棱。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想到花山,我总是感到一种与这山名截然不同的力量,难以近身似的,有什么东西在隐隐震撼着我。直到多年后,在博物馆看到沈周的画,这才多少有些释然。那笔墨与结构里存着凛然的强悍,虽然那是南方的山,上面飘着浮动的云,以及潺潺的流水。

又比如说太湖。描摹太湖是困难的。为了说明这个难,我想了一个比喻。就好比说,我们大家熟悉的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的前半部是散布在苏州街巷里的那些园子,由日常的喜乐堆积起来的:琴棋书画诗酒花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慢慢地,这些喜乐滚雪球般越滚越大,升腾起来了。后半部分就是太湖。在一定的天气、一定的视角、一定的心境下面去看,太湖就是连通生命与历史的宽阔与无垠。

没有太湖,苏州当然也美,精致细密、一花一叶、一针一线勾勒起来的美。但有了太湖,苏州就活了。就是会有波有浪、跌宕起伏的人生。

人们喜欢杭州住是因为西湖,相对而言,太湖就有些被忽略了。西湖是在市区里面的,苏堤春晓、曲院风荷、平湖秋月、柳浪闻莺……每一个都是触手可及的,都带着人间气的甜蜜。太湖有点不一样,太湖让我想起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”。太湖是带有人生意味的,此种事物,宜人诗,宜为文,宜人画。

还有一年中秋夜。一位朋友邀请了十几个人登上太湖的一条古船。那晚的主题是“喝百年的茶,听千年的琴,看万古的明月”。一位艺术家朋友就坐在临近船舱的甲板上。或许是那晚的茶太香?琴太幽?明月太清朗?或许是预先就听到了太湖烟波的浩渺?琴声正悠扬的时候,只听沉闷的一声响,那位艺术家不知怎么就掉进了2米来深的船舱。

那是那晚生动的一笔,有油烟气的一笔,也是离奇的一笔。太湖总是会有传奇的吧。让人看不够,思不尽。

3月上旬,北方春寒料峭,陕南已是春水流淌,山花烂漫,茶林尽染。我们穿过秦岭,与紫阳民歌有个约会。

“郎在对门唱山歌,姐在房中织绶罗”“山歌不唱不开怀,磨子不推不转喽喂”……纸上这有限的文字,实在无法记录歌词腔调的精妙、婉转、灵动、情感情绪的热烈、活泼、明快,还有那贯穿始终无处不在的舌音、转音、过渡音,以及最后收腔那一声直冲脑顶的亮丽高音“呀喂”。我们被这水灵灵活泼泼的山歌打动,为之陶醉。

我们这次见到了两位“歌王”。78岁的何耀信是紫阳民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城关镇何氏民歌演唱队的老前辈。他家上面两三代、下面三辈人,都是民歌演唱者。何老先生没上过小学不识字,可他温文尔雅、谦逊有礼,气质风骨颇像一位中学校长,这跟他一生浸润于民歌有关。自幼跟大哥哥

他的兰花,就算等上3年,也是不会开花的。甚至完全有可能,在第二个年头就变得红消香断惹人怜,不得不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,重新去哪里再获得一棵。如此兰花,在一个“养”字下面,说是品兰,实际上品的是心境和心性。兰花在我这里,经历了因不一样的施工带来的几次大变故。每一次恍如劫后余生的重来,让我也学会了将兰花与周围事物一并协调考虑。一番番努力下来,发现自己表面上在种养兰花,背后是在培育属于自己可以把握的小小自然。那几棵安然度过每一次变故的兰花,茂盛得如同一蓬茅草,给我的教益也如同生生不息的茅草。我不以为如此譬喻会大大降低兰花的品相与品格,相反,这是兰花被过度溺爱后的返璞归真。那株在市场上拍卖出几十万元天价的所谓极品兰花,能否以纤弱之姿在买主手里活到下一回春、下一次秋,实在是个未知数。无法做到生机勃勃的植物,哪怕捧上了天,到头来也只能与枯枝败叶为伍。

从自然来到人间的兰花,到底是顺应人性,还是保有天性,这是个问题,又不是个问题。无论何种的生花妙笔,将兰花写成人间再无第二的妙品,令其触景生情的肯定不是养在花盆中弱不禁风的那种,而是从幽幽如游丝的芬芳中闻到的蓬勃元气。当然,这种判断的基础首先还是兰花何以为兰花,并非鸡同鸭讲,更不是指鹿为马。

那一天,见自家的兰花长出不少花箭,便依惯例清点数目。前后院两处兰圃分别是60棵和24棵,栽在各种花盆中的有23棵。得知加起来刚好107棵。世间有“物以稀为贵”的常理,但在107与1的对比中,“情因老更慈”才是硬道理。苏轼说,春兰如美人,不采羞自献。兰花与情爱本不是稀罕之物,因为以兰花和情爱为稀罕的人太普遍,才硬生生将兰花推上天价般的少数,更将情爱误以为是三生三世才修得的奇缘。生于土地,长于土地,这才生长出令人心旷神怡的空谷幽兰。所以,之前和往后,我更倾向于种兰花,对兰花的“养”只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

作者常沙娜,中国美术馆藏。《水粉《蝴蝶兰(之一)》,2004年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人们常讨论“何为经典”,在我心中经典的作品很多,最喜欢的还是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我家曾有5套16册《平凡的世界》;妻子1套,儿子3套,我1套外加1册。多出来的那一册缺了封面封底,还缺边边角角,但于我意义非凡,它是父亲留下的遗物。

在乡村,喜欢阅读的人不多,父亲却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。这习惯也影响到我。他原本有一套《平凡的世界》,还常常借给别人读,结果第一部和第三部在传阅中弄丢了。侥幸追回的第二部他再也不轻易外借。我曾见父亲在歌凉时给邻里讲孙玉厚勤俭持家、孙少安愈挫愈勇办砖场等小说情节,对这部书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
刚过知天命之年,父亲不幸患病,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伴他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。

路遥说,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。我读《平凡的世界》是从中间开始的,从哪一页都能读下去,并不影响它的魅力。那片黄土高原离我那么远,却感觉那么近;飘洒在

习唱歌,从小孩童唱到年近八旬,胸中歌千首,开腔不重样,仿佛他这里就是一个民歌资料库。前年他响应县上号召,将自己收藏整理的近千首原生态民歌录音磁带、光盘、歌谱,全部捐献给有关部门收藏、保管。何耀信曾参演传承紫阳民歌剧《王二嫁嫂》,还时常导演剧目,写歌填词,辅导年轻人。

另一位是李德堂。李德堂说,每次演出回家,看到妻子在田里劳动就非常心疼,自己有两个儿子,负担重,要通过唱民歌多挣点钱。李德堂是紫阳高腔第一人,也是紫阳民歌非遗传承人,他是个乐器多面手,唢呐、二胡、锣鼓、电子琴样样精通。

与何耀信很像,李德堂家也有唱民歌的

父亲过世之后,我们决定把偏瘫的母亲带离故乡。让母亲跟随我们在城里生活的时候,也是费了周章的,母亲执拗地要用余生的时光守着老家的三间瓦房,任凭我们磨破了嘴皮,就是不愿离开。聊着聊着,不知怎么就聊到了长江,说到要经过长江,经过长江大桥时,母亲突然松了口,表示愿意和我们走。就这样,长江冲破了母亲固守故乡的“情感堤坝”。列车一路向东南,经过长江时,母亲却睡着了。

母亲在昆山和我一起生活了9个月,这9个月,成了母亲老年时期我陪伴她最长的一段时间。每次,我用轮椅推着母亲出门散步,不管遇到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,母亲都会大声说:“这是我家的儿子,我家有3个儿子,这是最小的一个。”言语之中充满了骄傲,仿佛只有她的孩子才是天下最孝顺的孩子。

大多时候,母亲是不愿意下楼的,不想给我们的生活增添麻烦。她坚持一个人留在家里,除了坐在阳台看外面吴淞江上来来往往的船,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和自己打牌。母亲打牌,有时把牌分成两份,有时分成3份、4份。最多的时候分成5份。每一场牌局,都会按母亲的意志决定谁输谁赢。母亲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,从她的心里喊出来,和她一起围坐在沙发上打牌。

母亲一生识字不多。她在昆山生活的9个月中,我获得过一次诗歌的奖。当我从外地拿回来奖杯后,金灿灿的奖杯被母亲拿在手里端详了一晚上。我忍不住告诉母亲,奖杯不值钱,不是金子做的,只是镀了一层铜。母亲立刻用一种我非常陌生的、锥子一样的眼神盯着我,足足盯了有几十秒钟,才对我说:“这是一份荣誉,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荣誉。”

我和母亲最快乐的时光,莫过于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,坐在母亲的床头,为母亲读一首诗。9个月里,我其实只给母亲反复读过一首诗,就是《娘》。每当我读到“我喊一声娘”和“再喊一声娘”时,就会在“娘”字前面停顿一下,然后加重语气,把“娘”单独喊出来。这时母亲就会回应我一声“哎”。我喊得声音响,母亲应得声音就响;我喊得声音低,母亲回应我的声音就低。就这

结果儿子一下子收到3套精装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儿子喜出望外,后来将多出来的两套送给了他的小伙伴。时代不同了,他再不用像我一样,买一本书得从牙缝里省钱。

饭桌上,儿子与我们分享他的读书心得。我和妻子相视而笑,一些渐渐淡忘的细节又鲜活起来。说到动情处,儿子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孙兰香赞叹,也会为抢救落水儿童英勇牺牲的田晓霞抹泪,还会为在建筑工地上苦读的孙少平拍案。书中这些生而平凡、精神高贵的人物深深感染着他,也融入他的学习和生活中。

儿子在内蒙古读的大学,后来来到广东工作,无论北上还是南下,那套《平凡的世界》一直陪伴着他。前些日子我去看他,看他离开父母能不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儿子拍着《平凡的世界》说,这就是套百科全书,有它在,人生的导师就在,让他和他妈妈只管把心放肚子里好了。

真正的经典,应该就是这样。只有经典永流传。

子给他建议,可以根据时代发展,对歌词、歌调进行适当改编,比如说可以融入摇滚曲调。李德堂听取了90后年轻人的意见,于是尝试用摇滚节奏演唱《郎在对门唱山歌》。小小改动,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。李德堂没有发飙。他认为这种调剂可以根据听众的组成偶尔为之,而民歌精髓和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保留。

“酒不劝人人不醉,花不逢春不乱开”。我上网查找资料,发现有当地文艺青年谱词作曲,将民歌歌词镶嵌其中,以流行歌曲形式,发布于网络。传统与现代结合,紫阳民歌在一代代人的歌声中传扬、生长。

前不久,青年歌手黄杰、唐丹丹走进央视“民歌·中国”系列节目,“大巴山的天籁之音”——紫阳民歌又被注入了新的传播活力。

样喊着、回应着,娘俩就笑了起来。

9个月过得很快。实际上,按照原先兄弟轮流为母亲养老的约定,母亲在我家生活6个月就该被二哥接走。由于我们的“耍赖”,才把母亲多留了3个月。母亲该离开了。起程的时候,母亲突然和我提起了长江。我低估了长江在她心中的分量,也忽略了火车发车的时间,当火车经过长江时,天已经黑了,但我还是赶紧告诉母亲,这就是长江。母亲靠着火车车窗,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。一个80岁的老人,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,两手遮住眼睛两边的光线,张着嘴,表情像一个童真的孩子。实际窗外的江面上,只能看见一些星星点点的亮,那是长江上来来往往船只的灯光,可母亲依然看得那么专注、那么如醉如痴,直到火车开出了很远很远。

我计划着,下一次一定带母亲去长江边走走,好好看看长江。可是回到故乡之后的母亲,又摔了一跤,本就半身不遂的母亲彻底瘫痪了,身体状况急转直下,不久,便离开了人间,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言说的遗憾。

有一次,我和爱人聊起母亲。聊起母亲最后在我家生活的9个月。我说:“娘糊涂了,9个月,都记不住,其实我每次给她朗诵的都是同一首诗。”我爱人突然说:“娘比你清醒,我相信娘都会背诵那首诗了,所以每次都装作没听过,是为了让你开心,为了让你多喊一声,娘。”

娘
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
浓缩成一首诗
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
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
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
我喊一声娘
就心疼一下。再喊一声娘
就想动用丝线
缝补千疮百孔的过往
我一声一声地喊娘
就像娘用针把灯花挑了
一下
又挑了一下。然后
天就亮了

母亲叫包成珍,出生于1941年12月12日,去世于2020年10月9日。

